

中外战争小说选



主编：卞铁坚 副主编：郭光世 吴维平
编选者：吴维平 李迎丰 汤俊峰 潘伟军



序

言

战争文学同其它文学一样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它不仅记载了战争的历史，表现了军人的精神世界，不仅有很强的教育意义，陶冶了军人的情操，而且对我们学习、研究战争，最终制止战争都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所以，我为能看到这套《中外战争小说选》而高兴。

在这套《中外战争小说选》中，编著者重视正面反映战争生活，突出现代战争的角度和军事文学的战争特色，较大规模地集中了世界许多国家优秀的战争小说，直接展示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具有重大意义和认识价值的战争及其战役、战斗，同时也将不同民族、阶级的军队和军人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品格、素质、观念、情感、灵魂以及对战争的直接感受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多层次、多角度，在历史的纵向和世界的横向的全面比较中考察战争，研究摸索战争的规律，提供了丰富而有意义的资料。这套书新颖的角度将读者带入到人类战争的历史和世界军人的整体中思考，从而超越了一般文学意义，使我们能在文学欣赏的过程中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所以，我预祝并感谢有越来越多热心于军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同志们，为发展、开拓我们的军事文学做出更有成就的贡献。

王澤浩田

1988年10月31日

目 录

序.....迟浩田

(上)

- 士兵的战争.....〔法〕保尔·瓦扬·古久里(1)
盘旋的鸦群.....〔日〕黑岛传治(32)
你们绝不会这样.....〔美〕海明威(60)
所有不复存在的飞行员.....〔美〕福克纳(78)
红色陆战队.....〔苏〕富尔曼诺夫(102)
攻克达伊尔.....〔苏〕亚历山大·马雷什金(133)
蝮蛇.....〔苏〕阿·托尔斯泰(181)
道路.....〔苏〕肖洛霍夫(233)
柏林在燃烧.....〔德〕荷勒林(289)
夜间巡逻队.....〔法〕莫里斯·德吕翁(326)
步兵.....〔苏〕康·西蒙诺夫(333)
奥符夏尼柯沃峡谷.....〔苏〕维·康德拉季耶夫(353)
飞行少尉失踪.....〔美〕马克·苏弗灵(408)
好的战争.....〔美〕斯特兹·特克尔(418)
——第二次世界大战口述历史
红蜻蜓与蟑螂.....〔日〕野坂昭如(452)
俘虏记.....〔日〕大冈升平(463)
黑泥.....〔中〕四海 生义(505)

——血战台儿庄

士兵的战争

保尔·瓦扬·古久里

“莫朗小姐”

人们叫他莫朗，或更多地叫他“莫朗小姐”。

他是个十九岁的小伙子，瘦高个儿，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一双细嫩的手，一张年轻女子般漂亮但又略显疲乏的脸。他说话声调温柔，举止落落大方。

从复活节开始的一周，连日阴雨，大家浑身沾满了泥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也象我们一样头戴钢盔，身上披着那副沉重的泥铠甲。

莫朗的出身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知识分子。他的军籍册上写着：锁匠。他一定很灵巧。

在战壕里，莫朗十分注重仪表：他总是留些水用来洗脸；休息时，他总是第一个抓虱子，第一个梳洗完毕，换好衣服，擦亮皮鞋，作好操练的一切准备。

他不爱喝酒，更怕烈性酒。只有一次我看见他喝醉了。战友们都拿他开心。他象个喝醉酒的孩子，叫人看了心里难受。对这一意外事件，他总是感到非常羞愧。

他经常看书，各种小说都看。他不理解我对他爱读的某些书为什么表现得很轻蔑。

他是连部的通讯兵，负责和我排联络。我喜欢由他来传达

命令，因为他说话时总带着微笑，声音就象唱歌似的悦耳。他绝对服从命令，很容易脸红……我开始还以为他是个教士呢……

据我看，他是个教徒，他对圣经上“十戒”中的“不要杀人”这一戒一定作了很多思考，因为杀人这个念头老是缠着他，使他不得安宁。

他经常带着厌恶的心情和我谈起被迫杀人的问题。考虑到我们俩在职务上的差别，他谈的内容从不超出军官的思想所能接受的范围。他很注意分寸。

他勇敢，但不象有些人那样出于麻木盲从。他一见有人负伤就心慌意乱：一次，他和我抬一个腹部受重伤的士兵时竟晕了过去。

他有个未婚妻，是他的表妹，住在厄尔—卢瓦尔省^①。他常在我面前谈起她。在我烦恼的时刻，我常想到：莫朗下次休假时，和他那位娇小的未婚妻一起漫步在家乡的小路上，走在早春的花丛中，该是多么美满的一对啊！

但是他死了，安详地死了。不象有些人去世时，尸骨不全，肠子外露，叫人惨不忍睹；也不象有些人垂危时，残喘不止，不停地叫喊、抽搐、血流如注，染红了周围的一切。莫朗死得干干净净。

他的死是由于我的过错造成的，还是命中注定的，这将永远是个谜。

那是在耶稣受难日^②的上午，当敌人的炮火正猛烈地轰击着我排阵地时，莫朗给我送来一个指令，要我立即“将尚欠的空弹壳交回。上次呈送司令部清单上的数字与实际所交

①法国东北部的一个省。（译者注）

②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译者注）

的弹壳数相差十二个。”

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发这样一个指令，我认为是不适当的。兵营就是兵营，这种繁琐的机关作风使我大为恼火。

“如果你愿意，就到那半米深的泥浆里去找那些弹壳吧！”我对莫朗说，“我已无能为力，你去找下士吧。”

莫朗同往常一样，微笑着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我的怒气平息下来。我走出营房——违抗命令的试图毕竟难以持久——希望能找回几个拖欠的弹壳……

我在一个监听哨所里找到了莫朗。他在普罗斯佩的那个炮眼旁，站在跨越掩体的台阶上，正不慌不忙地用一把铁锹在钩胸墙上的什么东西。

他有时蹲下来，好象要躲过一颗子弹，接着又干起来。

“莫朗，快下来……小心挨枪子儿。”

“不，不，他们离我还远，看不清……再说有个弹壳刚滚下去……我要把它钩回来……”

“这全怪普罗斯佩，他拉炮眼的用力太猛了，而且……”

他话音未落，只见他松开锹把，转过身子，轻轻地跳进了战壕……

他两膝着地，两臂摇晃着。普罗斯佩瞧着他，我立即朝他走去。

他的头向右一侧——这是他习惯的动作——，接着又向后一仰。

普罗斯佩蹲下去看他。我拉起莫朗的一只胳膊，刚一松手，这胳膊又掉进了污泥，一动也不动了。

他死了。他的脸色很平静，头部没有伤。我解开他的军大衣。

他左胸上有个黑色小孔，恰好在他挂圣牌的白嫩胸脯下面。

莫朗被安葬了。

然而再过六天就轮到 he 休假了！

我并没有过多地为他的未婚妻感到惋惜，因为她最终会把莫朗忘掉的。

否则，又能怎样呢？不是吗？

庆祝活动

一

团部军邮官来了……给我们的战壕带来了后方的信息
.....

你要知道，这一叠叠珍贵的信件，这一包包五颜六色的、贴着邮票、打着邮戳、捆着细绳的邮件给我们带来多少生气和活力啊！

啊！这时刻，人们象刚从梦中醒来一样，身子发冷；大家正读着盼望已久、热情洋溢的信；这时刻，我们因身处前线，战壕被敌人发现，并且被布上了地雷而感到绝望，大家都害怕黎明的到来……

那天，我和勤务兵一直干到深夜二点，为我挖了一个掩体（哦，并不大，正好能容纳我的身子），内部只有一块小木板，用以放置生活用具。掩体并不深。

我浑身沾满了灰土，精疲力尽，最后竟倒在镐头旁睡着了。

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用军令不让战士为自身安全干活是要后悔的，在这种情形下，当官的也得自己动手干。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隐蔽起来。两天以来，这里正进行着一场无情的手榴弹战：荒芜的土地上已经布满了巨大的弹坑，有的足有房子那么深，见不到底。

四个月来，双方几乎天天都用地雷爆破对方的阵地，原来这片平地已变得坑坑洼洼。我们悲观失望，感到在这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生命毫无保障，四处都会受到敌人的袭击。从二十英尺深的地道里传来的令人不安、沉闷而有规律的十字镐和铁锹声音以及那似乎到处都有而又不知究竟在何处的钻孔机的可怕的嗡嗡声不停地折磨着你，是布雷？还是扫雷？

每天晚上等待我们的是繁重而无效的劳动。因为到白天，敌人的地雷和炮弹的连续爆炸把我们用白垩、木桩、篓筐、柴捆、柳条和栅栏筑起来的所有工事全部摧毁。

这是一场愈演愈烈的军火战，集中战壕里的重武器来扫平对方的某一据点。

德国人占绝对优势。

在这种形势下，士气之低落是你怎么也想象不出的。

你把自己的意志拉到极限的地步，就象千斤顶，上了一圈又一圈，紧得快要崩裂似的。你明知这样干是徒劳的，连你指挥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当着你的面直言相告。然而，你仍坚持要他们和你冒着生命危险重新修复被破坏的工事，直到眼看它再一次被摧毁。

一个掩体的摧毁意味着多少精力白白消耗，多少痛苦的努力付诸东流，多少战士的热情烟消云散。

这就是这场战争，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你让士兵休息片刻，你自己也想休息片刻……；可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就能使你的掩体或你战友的掩体倒塌，你就立即被埋在带刺的木头、泥土、石块之中，灰尘和烟雾

使你喘不过气来。

正当吃饭的时刻……你忽然感到大地颤抖，接着便是几块肮脏的白垩夹着发霉的植物须根掉进了你那可怜的浓汤……

有时你又会感到大地在转动，你无休止地心惊胆战……就象此起彼伏的波涛一样。这是因为地雷爆炸的念头老是萦绕着你（我们每人都经历过），你就仿佛在等待呼吸道被泥土堵塞、窒息致死一般……

而士兵不断来向你报告新的伤亡数字。

这天上午，当团部军邮官带着他的大邮包来到我的新掩体时，一颗重磅炮弹刚刚炸伤我排的两个士兵，他们一面叫喊一面向后逃去。特别其中的一个，一条腿的膝盖已被炸烂，还用另一条腿一瘸一拐地跑着。他摆脱了搀扶他的手，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停下来。似乎他感到能逃出这一灾难就是幸福。我听到对面敌人监听哨里发出的粗犷笑声（有的地方敌我双方只相距七米），感到十分痛苦，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熟悉这笑声，它和我排士兵在听到对方伤员嚎叫时发出的笑声一样，（是青面獠牙的食人肉者的笑声）。正在这时，战壕里传来一阵喧闹：

“意大利开始总动员了，它同奥匈帝国宣战了。”

大家期待已久的事果真发生了吗？

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虽然还未证实，但人人都奔走相告。消息从哪里来的？从炊事班？从司令部？谁也不清楚。我的士兵们都欣喜若狂，这可笑的狂热开始也感染了我。其实，这里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感情。希望意大利参战以加速战争的结束，这想法自然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也有另一种想法，即至今尚过着太平日子的这个邻国，由于国泰民安而遭

人怨恨的中立国，现在也得分受痛苦了。这种不太光彩的感情，可惜正是人的感情，存在于许多人心中的感情，不是吗？这是显而易见的。

可怜的意大利……终于也轮到它跳进这个巨大的公共墓穴了。

这种狂热感染了每一个人，宣战后头几天的狂热也将在意大利萌发，但是它会渐渐地消失在血泊之中的。在八月的日子里，在插有鲜花的列车群中，我也有过这种狂热，然而这些鲜花却成了墓前的哀花……

我又重新躺下。这天上午恰好没有我的信……但我再也无法入睡。那美丽的艺术之国老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过不多久，有人通知我营长来视察了。

营长是个高个子，棕色皮肤，为人忠厚。他原籍是波兰。不论对俄国人还是对德国人，他都同样地深恶痛绝。

他待人和蔼可亲，唯一的不足是缺乏自制力。他也因意大利参战而喜形于色。

士兵们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想听他说些什么，期待着从他嘴里得到确切的消息。

“您好，准尉，您已经知道这条新闻了吧……应当把沙袋摆在这儿。意大利总动员了……太好啦！……这炮眼被堵住了……

“你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巨大成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胜利。我将发布命令……我们要举行盛大的庆祝……你的枪脏了……炮兵放炮，各连队放枪……迫击炮也一起发射，越猛越好……特别是要让他们知道。要欢呼：意大利万岁！要唱**马赛曲**。

“……你愿意唱**马赛曲**，是吗？”

他问我的一个士兵。他回答得很慢。不过，别人如果处在他的境地也会这样回答的：

“是，长官。”

“再见，再见……叫人把空弹壳拣起来，把稻草扫干净……等候我的命令……”

他大步地走过我排的阵地。双眼习惯地搜索着各个角落，但更多地是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我懂得组织这次庆祝活动也许是参谋部某个要员的决策，而且在营长心目中又是何等重要。我似乎已面带苦笑地阅读着明天报上报道的法国军队在前线听到意大利参战时欣喜若狂的消息……

我接到连长的通知：“立即上报第四排三个组的赛勒里埃迫击炮发射二十分钟所需的炮弹、火药和引爆线的数字。”

我视察了全排的迫击炮。每门只剩二发炮弹，总共只有一根引爆线……而火药却很多，当然大部分已受潮。总之，不是缺这，就是差那。

这种迫击炮即便在当时也是很落后的（但这是我们战壕中的唯一武器）……

可怜的迫击炮！……一个75毫米口径的炮筒固定在漆成战时蓝色的木制底座上。火门上安一根引爆线。你得用勺把放在帽状金属容器里的黑色火药胡乱地装进炮筒，然后放入一枚白铁制的炸弹。点燃导火线后你得赶紧逃跑，远远地躲开这可怕的武器。如果炮筒不被炸裂，炮弹就会在巨响、火光和烟雾中飞出去，但顷刻之间，德国人的那种象飞箭似的制作精美、杀伤力强的小炮弹就会象雷雨般地呼啸而来……

这几乎是唯一可以估计得到的后果。士兵们甚至都象害

怕瘟疫似的害怕这种武器。因为这是德国人用来准确无误地发现我们的好方法。不止一个军官从战士利益出发拒绝使用迫击炮……

在这个地区，由于敌我双方的阵线犬牙交错，使用这种武器要比在其它地方更危险。

我把所需弹药的清单写好发出后就等待命令。我把营长的计划告诉了我的下级军官和在炮眼旁执勤的几个士兵。

他们显得很惊愕。

其中有一人对我说：“如果意大利宣战能缩短战争我当然很高兴。但是如果我们惹恼了德国佬，他们会狠狠地回敬我们的。因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营长发来的指示证实了他对我说过的话。指示中逐条地列出了庆祝的项目：炮兵放炮，迫击炮齐鸣，火枪齐射，欢呼意大利万岁，唱**马赛曲**。

时间：中午十二时。

这个指示实在使人啼笑皆非，这表明上级对我们的处境，甚至对这场战争是毫不了解的。不管怎样，还得服从命令！唉，纵然理智在反抗，可是还得唯命是听！

还剩下一小时的准备时间。我把这个指示读了一遍又一遍……

突然我听见一声爆炸和一声惨叫。下行交通壕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枚被称为“地老鼠”的小手榴弹呼啸而来，炸穿了通讯兵的腹腔。

然而，庆祝活动还未开始呢。

二

时间快到了……

十一点半，营部送来几发炮弹，足够庆祝时使用的。但我一直等着引爆线。要从副营长手里得到引爆线那真是难极了，就象要割他的肉似的。

我派勤务兵去取，他拿了两包。但在回来的路上，其中一包因雪茄烟灰掉在上面烧毁了……

“笨蛋！”

我大发脾气，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只得再派人去要。我在战壕里迅速地转了一圈，把弹药分发下去。

战壕的一些地段已遭破坏，几乎全都暴露在外，经常受到敌人机枪交叉火力的袭击。因此不得不匍匐前进。

总之，必须作好准备，这是命令。

十一点五十分。

“全体各就各位。”

全排的迫击炮都装好了炮弹，安上了引爆线……

士兵们都闷闷不乐地、无精打采地走出掩体，去执行这一庆祝活动的苦差使。

此刻我想起了两天之内我已丧失了六个小伙子……

我把投弹手都安排在监听哨里，放上临时制作的各种手榴弹，我知道这些手榴弹是不会爆炸的。大家都按照命令各就各位。

我还不得不忧心忡忡地亲自把指定的四、五个歌手集合在我的哨所边（至少，我让他们站在一个掩体的旁边），命令他们对着指挥部高歌**马赛曲**。

我们等着大炮的信号。对面的敌人正在休息，显得很宁静，偶尔能听到零星炮弹的爆炸声。

连长走过阵地，感到很满意，他仿佛是在准备一个盛大的焰火晚会。

我急于把这些蠢事干完，感到等的真长。

突然，阵地上的七五炮一齐吼叫起来。

“准备齐射，瞄准，放！”

“第一组炮……放！”

“意大利万岁。”

所有的声音同时响起来，混杂在一起……只有掩体里的**马赛曲**歌声很难听到，同样欢呼声也非常弱，间隔的时间也很长，十分明显这是在压队军官的催促下才喊出来的……

“光荣的日子已经来到①……”

每人都用不同的声调唱着**马赛曲**。在雷鸣般的炮声中，这不协调的歌声真是既可笑又可悲，而且显得十分微弱。

“……鲜血染红的旗已经举起②……”

迫击炮又装上炮弹……继续齐鸣……

敌人大概反击了，我的监听站被打个正中。我听见阵阵的叫喊声……应当去看看。

“……残暴成性的士兵在嗥叫③……”

爬在胸墙上的一个中士向后跌倒了，脑袋开了花……人们向他跑去……一半士兵停止了唱歌。

我愤怒地继续和他们一起高唱：

“……武装起来，同胞们！……”

德国人苏醒过来了。炮弹、榴弹又开始象密集的雨点向我们打来……有些士兵倒在地上打滚。

我们的大炮沉默了：它们的任务已完成。

那些歌手，尽管现在已经躲进掩蔽所，却加快了节拍：

“……用肮脏的血

来灌溉我们的耕地④……”

①②③④⑤**马赛曲**中的歌词。（译者注）

他们全都簇拥在掩蔽所的最里面……

交通壕里挤满了人，军官们简直无法使士兵留在炮眼旁。我下命令把他们都赶出来，交通壕里只留下观察哨兵。

庆祝活动才开始五分钟就夭折了。

德国人的重炮现在也跟着迫击炮一起轰击，打得到处是坑。

伤亡的消息不断传来。

“让姆受伤了。”

“普拉德尔受伤了。”

“哎唷！哎唷！……哎唷！”

“拉科兹特大概死了……”

“左边的监听哨倒塌时把下士活活地压死了。”

我向监听哨跑去……途中我不得不从那可怜的中士身上跳过去，我们还顾不上把他抬走。

我到现场一看，全明白了……一队德国榴弹手趁我们庆祝之际袭击了这个哨所，把它摧毁了。

一个腹部严重受伤的士兵躺在地上，半光着身子，衣服都已焚毁……在倒塌的木柱和沙袋之间，我只见到下士的一只痉挛的手还在抖动，无名指上戴着一只结婚戒指，袖子上饰有两条红色的军衔条纹。

我吩咐一个幸存者，一个脸色苍白，泣不成声的矮个子士兵——他是1915年入伍的——取来了工具。我们用十字镐、用手、用脚挖坑。

腹部受伤的士兵躺着很碍事，我叫来一名战士把他抬走……在可怕的伤员面前，他退却了，拒绝执行任务，浑身发抖……我把他赶走了。

我只得亲自把这个满身血渍、喘着粗气的伤员，从地上

拦腰抱起，用尽全力，把他拖到一块跳板下面。

敌人的炮弹打个不停，弹片四处横飞。我们的炮兵已经停止射击。

我走到原来我排的一个迫击炮阵地，那儿什么也没了。只留下一个巨大的弹坑：一发重磅炮弹正打在贮存的弹药上。

我四处寻找炮手，只发现一只齐鞋帮处被炸断的脚插在松软的焦土中……另一个炮手没有受伤，可是已经疯了一半，正在啃自己的手。

在主交通壕边上的一个掩蔽所里挤满了伤员。个个脸色苍白，呻吟不止。

我走遍了我排的防线……哨兵们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些可怜的好人啊！他们都在等待着自己的阵亡时刻。

有个四十多岁的矮个子士兵，是最后一批来前线的，独自守在一个弹坑边的土丘上，几乎完全暴露在外，害怕得四肢直哆嗦。他用目光招呼我，我走到他身边，他拽住我的手不放……应当同他聊几句……没想到他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

这次，一颗炮弹差一点打中我……幸亏我看见它飞来……就向前跑……在交通壕的拐角上，我几乎没有认出刚才拒绝抬走他那受伤战友的士兵。

炸弹恰好落在他的头上，把脑壳炸飞了。只剩下一个焦黄胡子的下巴……道德本来是可以使他得救的……不……在这里还存在着什么道德！——可怜虫，他多么想活下去啊！

没想到再也听不见我军的一声炮响了……

敌人的炮火还在继续射击。

我接到命令（但已迟了）：“庆祝活动告终。除哨兵